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鲍尔吉·原野

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来照相。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

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摄影记者名字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只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眩目之光直取人面。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回想这些照片(大多数没了),忆念深的是我妈给我姐梳头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妈身穿苏联式大翻领毛料西服(袖子挽着,衣服买大了)给我姐塔娜梳头。看上去,我姐四五岁,我妈三十岁左右。我妈梳头时表情羞涩——给女儿梳头不须羞涩,估计是穿西服或杨义讲了什么笑话让我妈不好意思了。

我不时地想起这张照片。今年过年,我妈和我姐坐着聊天,我心想你们咋不梳头了?母亲给女儿梳头是乐事,木梳顺乌黑的头发梳下来,头发像水从梳齿里流出。我妈给我姐先梳头再编辫子,最后系两个粉色的蝴蝶结。我记得我妈更喜欢给我妈梳头。我妈也留大辫子,塔娜不会编辫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妈的头发,脸上带着笑容,像享受。

有时,人会无端地探究时光从哪里溜走了。想不到,人用一些比喻说时光之逝。比如沙漏,时光像沙子一样漏走;比如钟表之针,走着走着赶尽了光阴。朱颜凋于镜里,时光何尝未从木梳齿的缝隙里溜走呢?木梳还在(当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乌发被它梳没,头发和时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个藏在我们身边的抢劫犯,早应抓起来。木梳之齿也是牙齿,吃掉了头发和光阴。

有一次,杨义上我家照相,这回是给我爸照。他参加八省区翻译工作会议,需要一张照片贴在会场的光荣榜上。杨义把贵重的摄影器材从包里掏出来,还没照,闪光灯就爆了,对着地上的铁炉子。我爸十分不解,他问“先照炉子吗?”杨义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这像擦枪走火一样,显然杨义误按扳机消灭了一个灯泡。

杨义从包里翻出一个灯泡安在闪光灯上,说:“老那,就这一个灯泡了,你必须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说:“是。”他当过兵。杨义的照相机不知又出了什么毛病,他嘟嘟囔囔鼓捣。我记得我爸腰板笔直站立,抿着嘴,目视前方,汗流进扣着风纪扣的毛料中山装的领子里。我妈哈哈笑,拿毛巾让他擦汗。他生气了,大喊:“别碰我!”相机修好了,闪光灯对着我爸而不是炉子爆响。在闪电一般的白光里,我爸像烈士一样坚毅,随后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闭目喘粗气。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估计当年挂在墙上相当吓人——我爸豹眼圆睁,鼻梁笔直,抿着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马莉莉1949年2月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她从小爱好戏曲与评弹。1960年考取杨浦区党校沪剧班,之后毕业进了爱华沪剧团当演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临时指定顶替生病的主要演员演出《南海长城》,她的扮相好,嗓音甜,在台上演得像模像样。打这开始,爱华的演出舞台开始有了马莉莉的位置。1967年和1970年,她两次出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已被认为是团里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了。

1973年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与爱华沪剧团(部分)合并成立上海沪剧团,这成为马莉莉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的上海沪剧团名家荟萃,聚集了丁是娥、石筱英、解洪元、邵滨孙、王盘声、凌爱珍等一大批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马莉莉在这里能够有机会向更多的老师学习讨教,也有了施展自己艺术才华的更广阔的天地。进入新时期后,她先后在《张志新之死》《艰难的历程》《洪

说起90高龄的老作家孙毅,似乎要用一长串的身份来全面介绍他。他是中国作协、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儿童戏剧界、儿童文学界、民间文艺界的活跃人物,曾被宋庆龄聘任为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创作室主任,曾任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副社长、主编,上海妇联《为了孩子》杂志副总编、编审,上海木偶剧团编导组长,上海少先队协会理事,上海作协幼儿文学奖秘书长,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顾问……

2013年,孙老获奖可谓“四喜临门”:童谣《学习雷锋“两个钉”》获上海第八届童谣大赛一等奖;全国第四届童谣大赛一等奖;儿童小说《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获2013年上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优秀作品奖;第二十五届陈伯吹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授予孙老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

孙老获奖“四喜临门”绝非偶然,要真正了解个中奥秘,就要回到他的为人的本色之中:她始终铭记宋庆龄的一席话:“希望中国有个专为儿童演出的剧团,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培养教育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事。”孙老说:“正是这一席话,成为我一生为之追求理想的动力。”从此,他怀着“为了孩子”的赤胆忠心,在儿童戏剧、相声、曲艺、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了70余年,以此为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1959年,孙老承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创作权利20年,但他从不气馁,更不抱怨,始终无私无畏,乐观应对。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孙老迎来了创作与出版的黄金时代。他几乎每天放开歌喉,唱出爱党、爱国、爱孩子的山歌和童谣。温家宝同志读了孙毅敬赠的《心诗》,亲笔回信:“您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关心国家大事,令人感佩。

湖赤卫队》《白莲花》等剧目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女英雄形象,声誉鹊起,赢得了“英雄花旦”的赞誉。马莉莉没有因此满足。沪剧《日出》使她开始了从本色演员向性格演员跨越的冲刺。陈白露这个角色集大学生、交际花和电影明星三重身份于一身,性格复杂。马莉莉生于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很难体验这种人物的心理、性格和感情。一进排练场,果然遇到了难题。马莉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生硬别扭。好在沪剧团请了一位曾经排练过话剧《日出》、经验丰富的著名导演凌璋如担任这个戏的艺术指导。她不仅指出马莉莉表演上存在的问题,还为她找了摆脱迷津的方法,那就是去“设想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带着这句话,马莉莉一头扎进书海,从图书馆、资料室的藏书和报刊中

诗写得很好,我很爱读。”(引自《心诗》,香港文汇出版社)200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为孙老出版了《孙毅儿童剧快活丛书》等六本著作;201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孙老出版了《幼儿文学百年经典中国原创图画书——五彩小鸡》,2012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孙老出版了《金奖儿童文学绘本:群鸟学艺》……从1949年上海解放到2013年的64年时间里,孙老出版了儿童戏剧、中小学语文课本剧和儿童相声共二十多种,约二百万字。为孩子的拳拳爱心换来了潜心创作的累累硕果,这成为孙老一生追求、奋斗的目标。他回忆80岁时,上海《少年文艺》杂志社曾为任溶溶、圣野、孙毅颁发了儿童文学事业杰出贡献奖,孙老当即吟诵一首诙谐诗:三个八白老头翁,活得快乐又轻松,你想问问为什么?个个天真像儿童。

岁月如流,冲洗了多少生活的印痕,但冲洗不了孙老与孩子相伴、为孩子创作的场景,更冲洗不了引以自豪、跟随宋庆龄步伐的场景:1952年,他有幸担任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指导员,与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亲自率领的儿童剧团,一起赴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汇报演出。他执笔创作的木偶剧《兔子和猫》演出的笑声响彻中南海小礼堂。亲切的接见,雷鸣的掌声,欢腾的谢幕,如今每每念及,仍激动不已。

数十年来,孙老认定“儿童文学必须教育儿童”的宗旨,从他笔下诞生的

作品无一不充分体现了文学与教育融合的艺术特色。他为中福会创作的舞剧《小白雁》和小歌剧《公鸡会生蛋吗》曾参加上海第一、二届上海音乐之春演出。

为了创作学雷锋的童谣,孙老不辞劳瘁,连续数月读了《雷锋日记》《雷锋传》《乔安山回忆录》等书籍,计100多万字,至此与雷锋一脉相承,灵犀相通,一鼓作气,思如泉涌,创作了激励孩子学雷锋的数十首童谣,陆续贴于“老顽童孙毅新浪博客”。功夫不负有心人,连获两次一等奖的童谣《学习雷锋“两个钉”》便是对孙老呕心沥血写童谣的最高奖赏。

令人惊喜的获奖“四喜临门”,标志着孙老创作的魅力与人生的价值。

题蒲华《芙蓉庵焚余草》

徐天一
其二
云卷云舒认故态,花开花谢认前身。一杯皓月高高举,百劫红尘熠熠呻。
其三
兵戈血爨泪淋花,枕水依岩处土家。图画一壶凭换酒,青山到底翠蒲华。

寻觅那个时代的踪迹,并多次向白杨、严丽秋等老师讨教,努力捕捉前辈艺术家扮演陈白露的灵感。那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见证着她对角色创造的探索 and 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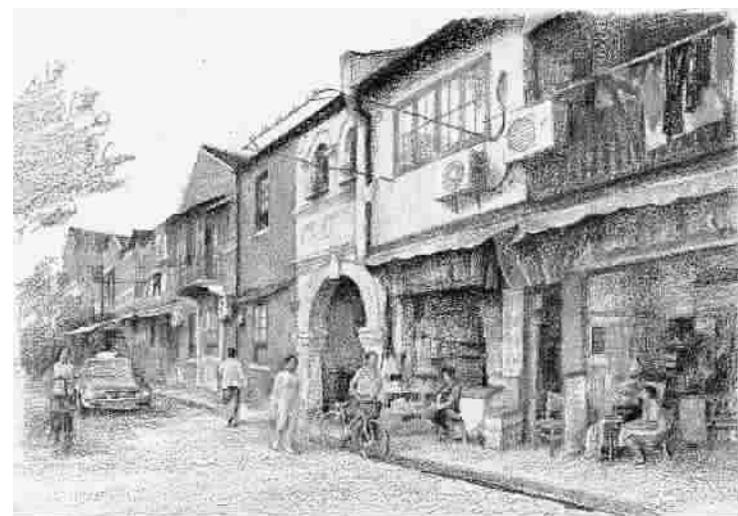
有的时候经过长期探索而未领悟的道理,会在偶然发现中豁然开朗。一次普通的人物出场的设计使她一下子找到了陈白露形象塑造的钥匙。彩排那天晚上,马莉莉穿着长裙,等候在舞台的电梯里,心里略带紧张和不安。音乐声起,电梯门开,正要走出时,她惊慌地发现披肩曳地太长,会影响电梯门的关闭,怎么办?犹如电光一闪,她开始了即兴表演:陈白露跳了一夜的舞,狂欢尽兴,略带倦容,朱唇微启,柳腰轻扭,呵欠连绵。然后手拢秀发轻拉长披肩,顺势款款走出电梯门,侧目斜睨,一个漂亮娇柔的亮相,再轻轻地唱起“倦鸟归林把

马莉莉:“英雄花旦”的自我超越

褚伯承

温梦寻”……这一急中生智的表演,使台下凌霜如在导演席上看了激动得跳了起来:“哈,就是这个感觉,马莉莉进戏了。”

1983年12月曹禺先生亲临剧场观看,他对马莉莉也赞赏不已,说她是自己见过的演陈白露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这以后马莉莉主演《雷雨》又获得很大成功,人们称她是沪剧舞台上继丁是娥之后又一个“活繁漪”。在沪剧西装旗袍戏剧《啼笑因缘》和《少奶奶的扇子》中她都演得生动自然,各具个性。描写志愿军女战士坎坷遭遇的《雾中人》为她带来角色内心世界深层次的挖掘和体现。《宋庆龄在上海》使她和国母形象两次握手。从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马莉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艺术之路的一次次自我超越。



大田路山海关路口的民居

一片建造于1910年代的老式石库门,经过此地,我被眼前的生活场景吸引,单开间门面卖杂货、卖蔬菜的小店铺,穿着随便的居民,一切像回到从前。334弄还没有拆除,弄堂入口有拱门,欧式装饰,可略观一二。拱门上被称作过街楼,住在过街楼的人可以全览居民从门楼下穿过,很适合电影画面的展开。老式石库门通常有两层,加一个老虎窗便叫假三层。很多上海人对弄堂的回忆都有石库门的影子,亲切不修饰的原生态。这里,还有定制皮鞋的小店,小小空间,墙壁上挂满完工的皮鞋,看来生意还不错。大田路前后左右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不知道334弄还能够保持多久。

黄石文\图

香花信徒

(马来西亚) 朵拉

晨练时候嗅到花香,停驻脚步,寻觅香气的来源,绿叶丛中竟然植了一株矮矮的茉莉花。对茉莉花不陌生,槟城的印度友族最钟情茉莉,不知是花的味道或是家乡的记忆?据说茉莉花的原产地便是印度。印度友族对馥香的味道本来就格外敏感。在槟城只要看见屋外或庭院或门口种植数棵茉莉花树的房子,多半是印度人家。虔诚的印度教徒日日清晨起床,梳洗过后首件要事是拎个白钢制的盘或碗,外出周围采花供奉神明。他们对香花不只喜爱,深刻状态已达迷恋程度。这是我们的文化呀!浓眉大眼,轮廓分明,身上披着一袭绚丽缤纷的七彩纱丽,婀娜多姿的印度朋友笑着说,刚刚新婚的她,眉额中间的红色圆点跟着她欢欣的语调在喜悦地摇晃。

槟城乔治市东北部有个地区称小印度。街道充斥着浓郁的印度香料味道,震耳欲聋节奏强劲的道地印度歌曲,鲜艳璀璨的印度传统服饰、古典华丽的手工艺品,超甜劲辣的各种零食各类糕饼,让旅游的人几疑自己置身于印度国内。游客仿佛中了魔一样,跟着拥挤的人潮行去,大家脚步一致地都停驻在这区域最为著名的斯里马里安曼庙,一座建于1833年,富有印度宗教色彩和充满印度文化意蕴的古庙。古庙外边,排着数堆鲜花档。堆积在花档桌上的花圈,全是纯白色的茉莉花串起来的花环,叠得高高,一副铺天盖地的样子,经过时四溢的香气也扑鼻而来。这里是集中了全槟城最多茉莉花的地方!拜神的信徒,不仅印度友族,时常亦见华人进出庙宇,双手虔诚地捧着茉莉花环,低头喃喃在求神赐福。

清晨日楚的印度朋友知我亦是香花信徒,从她家院子剪下一粗枝,叫我拿回去插在园中泥土里,只要每日早晚勤浇水,不消一两个月,定可茁长出一棵新的茉莉花树。对茉莉的格外钟情,生出企图心,让我尝试数回,最终叹息,选择放弃,恍然大悟,并非人人都适合栽植茉莉,纵然听起来易生易长。爱花是一回事,养花是另一回事。头上几乎每天簪着香花的印度女友说,此花从无凋零时刻,四季皆开花时节,不管是否有风掠过,总是浮游一树无法抗拒的迷人馨香。

自从有了茉莉花香的陪伴,对每天的晨练时间,多了一份憧憬和期盼,也是更早起床的原因。当太阳升起,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以后,花香的味道在喧嚣吵嚷中消失了。

在沪剧舞台上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的陈瑜,终于迎来了她艺术创造的黄金时代。

沪剧春秋

